



## 健在 微视角

◎汪菊珍

我五年前从单位内部退养在家,成了地道的闲散人员。单位里在岗人员该参加的活动轮不到我,因为没有上班;退休员工的所有活动也轮不到我,因为还没有退休。我是因为家里有幼小的航需要抚养,才办理了内部退养手续。成为社会的边缘人物也无妨——每天只要自己对自己负责,就是不错的一天,只是自从今年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,一下有了聚会健步等活动,突然又忙碌起来。前几天还发下一张表格,填写后我还需要去社区盖章。

社区本在幼儿园附近的街上,去年才刚搬迁到小学前边。跨进铁大门,穿过两旁种着夹竹桃的水泥路,转弯便是社区办公室的前门。这个门是感应式的,还没有靠近,它就自动开启。我边走边往里张望,偌大的大厅几乎没有一个人影,只有柜台里的办事人员一溜靠墙坐着。她们有五六位,一色职业着装,个个年轻出众。我问了其中一个,过章的是哪位。她指着最前面的,说那就是。

我还没有过去,那个姑娘就转过身。我对着她笑笑,算是招呼。递过那张家里已经填好的表格,傻傻地站着看姑娘的每一个动作。她戴眼镜,非常斯文秀气,接过表格看了看,然后要我的身份证。我赶忙掏出给她,她起身去了里间。

严格说来,我不属于这个社区,因为户籍还没有迁移过来。十年前的调动很匆忙,没有想到户口这档子事。后来记起的时候,户籍已经淡化。也有人提醒早点迁移,但总是提不起这个劲。对人的说法是忙碌没有时间,然而果真这样吗?

是的,因为大儿子川。虽然他已经走了,但做母亲的心好像还不肯承认。我紧紧藏掖着他的一切,包括那份记忆。人前的我总是温和地笑着,好像忘记了儿子的名字。但是这是可能的事情吗,人是这样健忘的动物吗?血肉相连的人,有着二十年母子之情的人,说忘就会忘的吗?不可能的。这样的想念自然深深埋在心底,但有时也免不了露出来。

我出门前填写表格,一栏栏下来很顺畅,但到直系亲属这里就犯难了。直系亲属,上有父母。父母都已经走了,所以不填。下有两个儿子,本想全都填写进去。但想到大儿子已经不在,需要写上那两个字,心就莫名的痛。然而不写上他的话,就觉得自己太无情。记得换户口本的时候,翻开来不见了川的名字,当时是怎样流泪的,当时还怨恨那把川的名字抹掉的人,如今自己也不把他写上?做不到的呀,真的做不到。

刚刚决定两个都填,一下又有了新疑问。哪个在前,哪个在后?长幼有序,该大的先。但是如果把大的写到了前面,又觉得对不起小的。小的航,还只有七岁,不懂得这些。但是在我的耳边,仿佛听到了这样的声音:“妈妈,你不公平,哥哥已经不用写了,你还要写上。写上就写上,为什么排到我前面?妈妈,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如哥哥亲?”这样想着,结果就把航的名字写到了第一栏。

终于写到川了,这个几乎已被人忘却了的名字,我的眼泪已经盈满了眼眶。是的,这个名字是我自己起的,在那个僻静的小村庄里坐月子的時候。翻遍了新华字典,写满了几张白纸,最后却选了个我自己喜欢的小说中的人名。杭州的同学说这个名字好,一马平川;我的小学老师也说好,有吃有穿。川上学后自己也很满意,笔画少、好写……

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,那个姑娘已经从里间出来,交了身份证和那张已经过章的表格。我把身份证藏进包里,随手把表格折叠好,准备夹到记事本里。忽然,我想这样跑过来只为盖个章吗,是不是写上什么字了。于是重新展开表格,细细地看起来,真的什么也没有。我有点失望,就在那个姑娘说,真的就盖了个印章呀。姑娘笑了,说不是写上了吗。我赶紧摘掉眼镜,重新寻找,还是找不到。就在又想问姑娘的时候,忽然发现最底下的格子里,细细地写着两个字。一个很大很宽,一个很小很窄,笔画也很细,像极了篆书,竟辨认不出是什么字。就在我这边仔细辨认的时候,那边的姑

娘看着我,见我  
一直认不出来,  
轻声说了声:“健  
在。”我听到这两字  
的音,开始还不明白。等  
到忽然明白了过来,却大声  
笑了。

如果不是我这样的身世,可能“健在”两个字不会这样惊心。健在,不是健在的人,怎么跑到这里盖印章呢。健在,健康地存在,健康地活在这个世界上。然而,只有健康的母亲,没有了健康的儿子,这是什么“健在”呢。不,只有健康的母亲,没有了即使是不健康的儿子,这又代表“健在”吗?我这样想着,心像刀扎一般痛,同时又呵呵笑着。

“汪老师,你什么时候退休的啦?”就在我自己也对刚才的笑感到茫然的时候,不远处传来这样的问话。我默然转过身,看到那边椅子上坐着一个男人。这椅子刚才空着,什么时候来了这个男人?而且自己不认识这个人呀。他微笑着,在和谁说话呢?我四周看了看,除了靠墙坐的那些工作人员,并没有别的人,那么他说话的对象只能是自己了。

我慢慢走过去,想看清楚他的脸——我知道自己的矫正视力差,熟人认不出来的时候也有。然而,直到看清楚了他的脸,还是不认识。这下我用手敲着自己的脑袋,说:“对不起,真的不好意思,我怎么感觉不认识你呢?”因为那个男人坐着,我站着,感到别扭,只好期期艾艾地说了这样的话。见男人还不想说出自己的来头,我就求救似的转头看看那些工作人员。然而她们都忙着她们的,并不在意这边。

“呀,这位,我近来记性真的很差,你是我以前的同事还是……”我尴尬地说,真希望他能自报家门。但是,他却始终微微地笑着,最后才道出自己是什么地方的领导。领导?我这才发现他手里拿着一张纸,一张复印纸。对了,这张纸就是自己表格的复印件,而他就是看这张纸才知道了我的姓名。什么时候他拿到这张复印件的,还有他为什么拿这张复印件呢?一时之间,我不知道自己被同情了,还是被侵犯了,只觉得想逃。

我真的逃了,不管这个男人出于什么动机,更不管他似乎还有许多话要攀谈,赶紧逃跑。出了门,转过弯,跨到外面的停车场,匆匆朝航的学校跑去。学校的大门前三三两两站着接孩子的,我就奔到一堵宣传墙的背后,那里有一丛隐蔽的夹竹桃。到了这里,才想到那个男人就是看了那两个字,才和自己攀谈。在他的心里,或许是要谈谈那两个字,但他终于不忍,或者是我没有给他机会。这样想着,我再也忍不住——真想呜咽,然而还是咬紧了牙关。

忽然,我猛地醒悟过来,为什么刚才看到“健在”二字这样笑,因为它和自己再三回避而回避不得的两个字正好相反。“健在,健在”,我嘴里不住念着,脑海里映出的却是另外两个字,两个一辈子也不想说出口的字。



暖聚焦

## 陌生人的温情

◎汪燕红

刚拉开出租车前车门坐下,车里的暖气就裹挟过来,冷热空气在我的嗓子眼里推搡,刺激得我咳嗽着,缩成了小小一团,却听出租车司机道:“好巧,昨天你也是乘坐我的车。”

我捂着口鼻,淡然看了他一眼。司机已有60多岁,头发黑白相杂,脸圆鼓鼓、红彤彤的,穿着件手织低领毛线衫。露出来的棉布衬衫领口洗旧了,蓝得泛白,衬衫领口纽扣没扣紧,开到了毛衣领口处,衬衫里面还穿了件低领棉毛衣、低领毛线衣。看着他的穿着,想起一个老同事,心灵手巧,节俭得要命,总罔顾我们咬牙切齿要把用破的文具焕新的要求,总把我们眼里的破东西,捣鼓几下,再郑重交还给我们,说,这还可以用。他每个冬天总穿着件洗旧的白衬衫,外面套件棉外套。我有次见他单薄的样子,一个劲对他说,你衣服穿太少了,小心生病。他听后狡黠一笑,翻起他的白衬衫下摆,里面一层层,居然穿了好多件衣服。我实在好奇,问他为什么穿成这样。他说,穿成这样,显得年轻,有活力。这老同事返聘了几年,一退下来,就生病死了。我呆呆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萧瑟树木,想起我的老同事,悲伤无比。

出租车司机的嗓门大起来:“你感冒太严重了,咳得这么厉害,得吃药,得吃点XXX!你去买些XXX补补元气吧……”

我有点烦他,冲口一句:“没钱,吃不起!”

他瞧了瞧我,苦口婆心劝道:“XXX调节身体很好的,可以保护肺,你老感冒,老咳嗽,肺要出问题的,别看现在年轻,症状不严重,以后年纪大了,要吃苦头的……”然后开始举很多例子,都是靠吃这XXX把身体调理好的人。

我倍感无力,只好哄老父亲般,答应他,回去马上买XXX,保证调养好身体。他才不再继续举例下去,而是语重心长道:“这人啊,老生病,心情要不好的。人要开心点,身体好了,精神自然好了,人就不忧忧愁愁了。你瞧我,多开心。我每天这么开心!昨天,我把家里的杨梅树都修建了一遍,老婆骂我,说这么冷的天,修剪什么杨梅树!人重要还是树重要。可我乐意啊!杨梅树修剪过后,我出了一身汗,感觉舒服多了。我是慈溪东边厢人,我每天早上4点多就开着车子赶过来做生意了,到下午3点多结束后,我就在我的院子里活动活动。我家有36株杨梅树,我家的院子里种满了各种果树,每年夏天,我只要在院子里随便伸伸手,就可以摘到鲜美的水果。这不,我有车啊,特方便!我开车到古窑浦买最好的水蜜桃树苗,现在已经每年结果了,那结的桃子,又大又甜,可好吃了。我开车到新浦买葡萄藤,到周巷买黄花梨树苗,到余姚四明山买樱桃树苗。山里的老板种了好大一片樱桃林,很大方地对我说,你要,就送你一株大的树苗好了。我说,这不行的,还是付点钱出来舒服。我还是喜欢买株小点的树苗,回去自己培育,这样才有乐趣。我的院子里种满了优良的水果树,我每天闲不住,不出车的时间,我就在院子的水果树下套种时令蔬菜,你知道套种吗,就是在果树下空的泥土里种些青菜、大蒜等农作物。我每天忙碌会儿,把车上的烦恼全抛掉。人活个心情,做人一定要活得开心点……”

看着他斑斑白发,小心翼翼探视的眼神,听着他叨叨的话语,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。

陌生人的温情,因着陌生,更显真挚!

他看见我哭了,慌了神,失措追问:“你怎么了,你没事吧!”

我道了声歉,闭着眼,把自己隐藏在餐巾纸后面。他暖暖的声音停顿了片刻,又在车厢里响起:“我家在达蓬山附近,每年有好多人去山里的庙里烧香,你去请支大点的香,可以保佑你顺顺利利过日子。达蓬山风景也好,你有空可以过来玩玩……”

下车时,他双手接过车钱,认真道了声谢谢!我正欲开口,咳嗽声却抢先一步冲出了口。拉开车门,我捂着口鼻,快步下了车。看着他的车影从我面前消失,一时百感交集。

总第 6046 期  
配图 木水  
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